

柏林粗獷主義建築散步策略：美？醜？還是藝術？

陳 萱

粗獷主義是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之一，被視為戰後現代主義的一種變體。起源於 1950 年代中期，建築特點在於試圖未經修飾的鋼筋混凝土的粗糙、沉重和原始感，來自法語術語 "béton brut"，翻譯成「原始混凝土」。由英國建築師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 (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 所提倡的建築風格，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間達到全球影響力。

然而，粗獷主義建築在近期面臨拆除的原因在於建築物已經處於破損狀態。至今已經約有 60 年的時間，每座粗獷建築都需要大規模的維護。因此，由德國建築博物館 Deutschen Architekturmuseum (DAM) 所發起的 #SOSBRUTALISM 旨在拯救面臨保存危機的粗獷主義建築，在社群媒體上掀起許多討論。

粗獷主義在柏林

建築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延伸，這應該無爭議。

柏林在現代建築史上擁有特殊的地位，而柏林比起世界各地，政治扮演很奇妙角色的原因在於，政權的更迭於此特別明顯。建築成為戰後主權聲明，象徵性高度可見。另外，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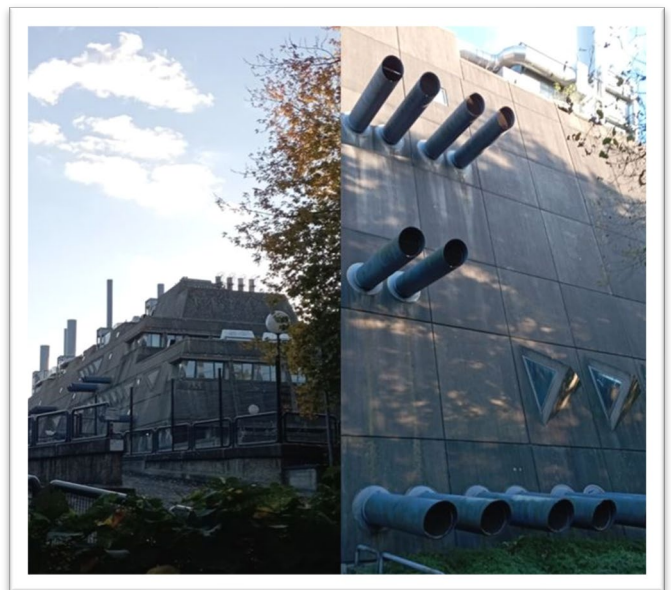
戰後的空地提供了大量實驗的空間。在當時，建築師正在潛意識地設計堡壘般的項目，以應對當時在柏林特別普遍的核戰恐懼。

在柏林的另一邊，東歐現代主義建築 (Socialist Modernism) 是東柏林代表性建築的風格代表，帶有一些粗獷主義的亮點。居住建築通常以複製的美學呈現，按照後現代主義的方向興建的大型住宅項目，並在短時間內建成，以應對嚴重的住房短缺。

筆者鍾愛粗獷建築，在柏林居住一學期時不顧冬日的冷冽，走訪許多此類型建築。

此篇收錄筆者心中前四名的粗獷主義建築。

Mäusebunker



圖一：格爾德·漢斯卡於 1981 年設計的 Mäusebunker。

德國工業大學的教授和建築師格爾德·漢斯卡（Gerd Hänska）於 1981 年設計了 Mäusebunker（德文直譯：老鼠碉堡）（圖一）。這座建築不僅因其極端的外觀而引起爭議，讓人聯想到戰艦和軍事堡壘的結合體，還因其用途而引起爭議：曾是柏林自由大學的一動物實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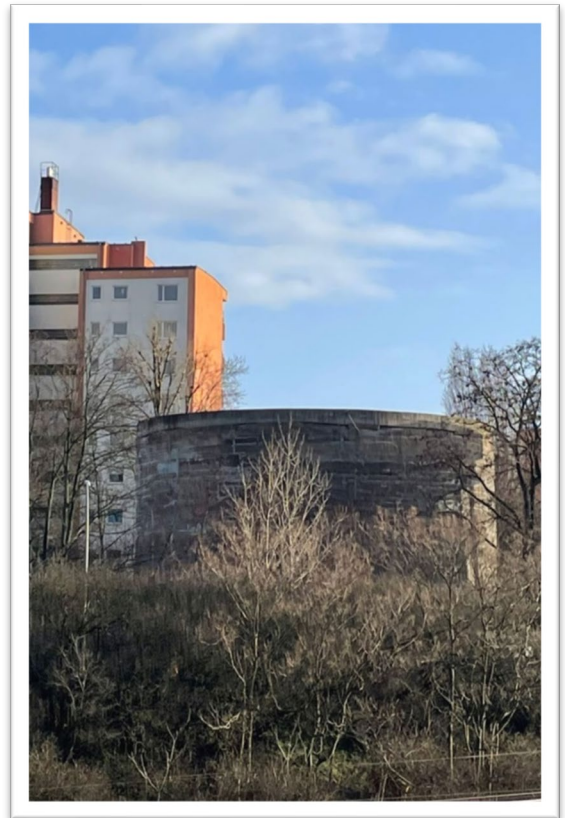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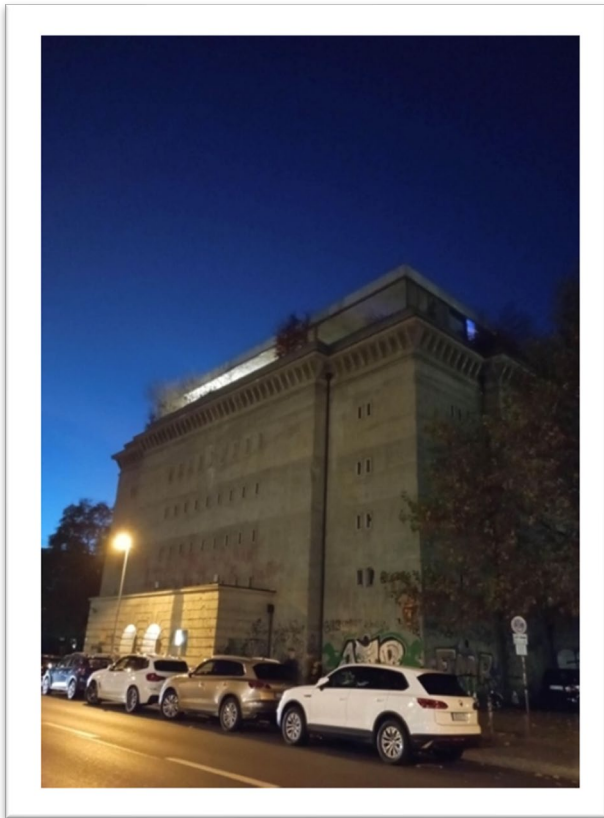
Boros Bunker

位於市中心的巨大納粹碉堡（圖二），根據建築師卡爾·博納茨（Karl Bonatz）的計劃，這座建築原本是為緊急情況下作為供庇護所而建。戰後，蘇聯將這座碉堡作為拘留所使用，隨後成為水果倉庫，因此東柏林人

常稱其為「香蕉碉堡」。在柏林牆倒塌後不久，這座迷宮般的、厚重混凝土的牆壁隔音極佳，成為世界知名的 Techno 夜店，直到 1996 年被強制關閉。有趣的是，在 2003 年之後被買下，成為藝術家的私人收藏，至今皆可預訂參觀。

Schwerbelastungskörper

這座實體皆為混凝土。納粹黨約莫在 1941 年興建了此混凝土圓柱體。名為“Schwerbelastungskörper”（重負荷物體）（圖三），這座龐然大物的目的有個聽起來荒唐至極的目的，是希特勒模擬建造巨大凱旋門所需的結構穩定性測試。



左起圖二：卡爾·博納茨規劃的 Boros；圖三：納粹黨 1941 年興建的 Schwerbelastungskörper。

Bierpinsel

柏林的“Bierpinsel”（德文直譯：啤酒刷）（圖四）。它由建築師烏蘇拉（Ursula）和拉爾夫·舒勒（Ralph Schuler）於1972年至1976年之間建造。2010年，當地的塗鴉藝術家為建築物增添了引人注目的流行藝術風格的彩繪。最初，這座結構由三層樓組成，含餐廳和舞廳。然而，它在2006年被出售，至今一直處於關閉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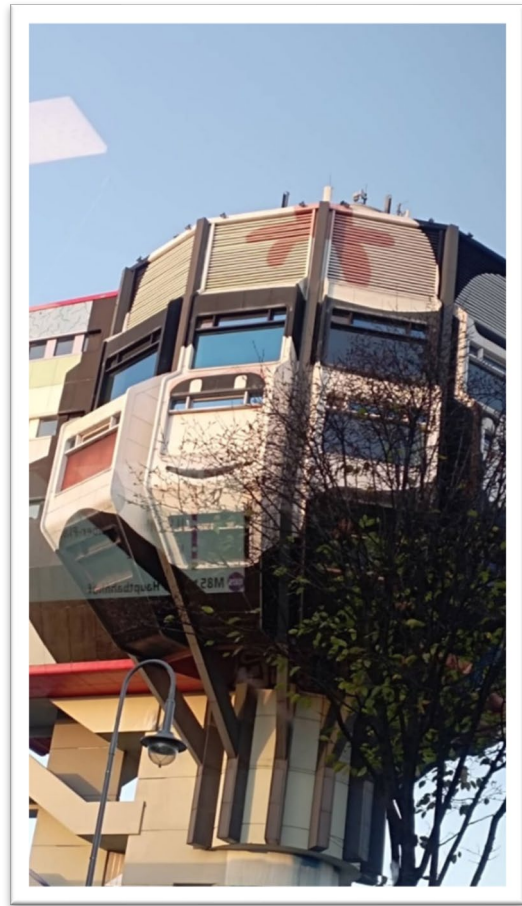
留與不留，美？還是醜？

可惜的是，現今城市中許多粗獷主義建築正在面臨崩解，或已經被廣泛改建或拆除。然而，如今越來越多被列入保護建築的結構和新一代建築師採用所謂的新粗獷主義風格，粗獷主義復興也因此嶄露頭角。

此種建築美感往往只有如光譜兩端的評價：要嘛是迷戀般的喜愛、要嘛就是厭惡。

有人認為粗獷主義帶有強烈的末日感，如同大型怪獸在城市中尋找片刻歇息，形體堅實、富有藝術性；有人則是認為它們極為礙眼，無法忍受它們的直接、粗暴和剛性本質。

儘管始終具有爭議性，粗獷主義在柏林有著獨特且複雜的歷史，為這座城市增添不少獨特的風采，同時也提醒著人們歷史的曲折和變遷：記錄著不同時期的思想、政治、和文



圖四：烏蘇拉和拉爾夫·舒勒建造的 Bierpinsel。

化。鮮明的幾何形狀、深邃的混凝土紋理和大膽的設計風格，在柏林的城市景觀中營造出一種雄壯而引人注目的氛圍。或許粗獷主義建築的美學可能不被所有人所喜愛，卻是代表了一種藝術和建築的勇氣，敢於突破傳統界限，激起美與醜之爭辯，或許是回歸了藝術最初的本質。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